



《荒野英雄》，2023，布上油画、树脂，100×200cm

# 孙逊

## 一个诗性的提问者

孙逊在上海开幕其个展“消失的马戏团”，呈现其在构思史诗级电影《魔法星图》时产生的思考。让我们和孙逊进行一场关于宇宙与人类的价值对话。撰文：何敏 摄影：鲍靖 图片提供：油罐艺术中心、香格纳画廊

“艺术，给你破坏既有世界的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而且，这种方式比较温和。”

站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的展厅现场，孙逊身后是高度近6米的展墙，色彩浓烈、尺寸不一的油画作品布满其上，因为被涂上了树脂而发出透亮的光泽（这是孙逊发明的一种让油画颜料速干的方法），就像一道划破黑暗的色彩瀑布，充满能量地横陈在观众眼前。

如果不做艺术家，他肯定也会是一个“既有秩序的破坏者”。站在他如山一般的作品面前，无论是艺术评论家，还是普通观众，都能一眼望到他那毫不掩饰的艺术野心和突出的才华——创造出如史诗一般的巨作，俨然已经成了孙逊的宿命。

展览的名称叫“消失的马戏团”，核心作品是全新动画短片《马戏团枭雄》以及影片的创作原稿和尺幅巨大的油画原作，同时也展出了孙逊至今最大尺幅的长12米的油画作品。

2019年，39岁的孙逊开启了他的宏大项目——长篇动画电影《魔法星图》。那是一个关于男孩“小之”游历6个奇幻国度（螺刹、鲸邦、遁火、乌孙、燧燧和聚窟洲）的故事，每个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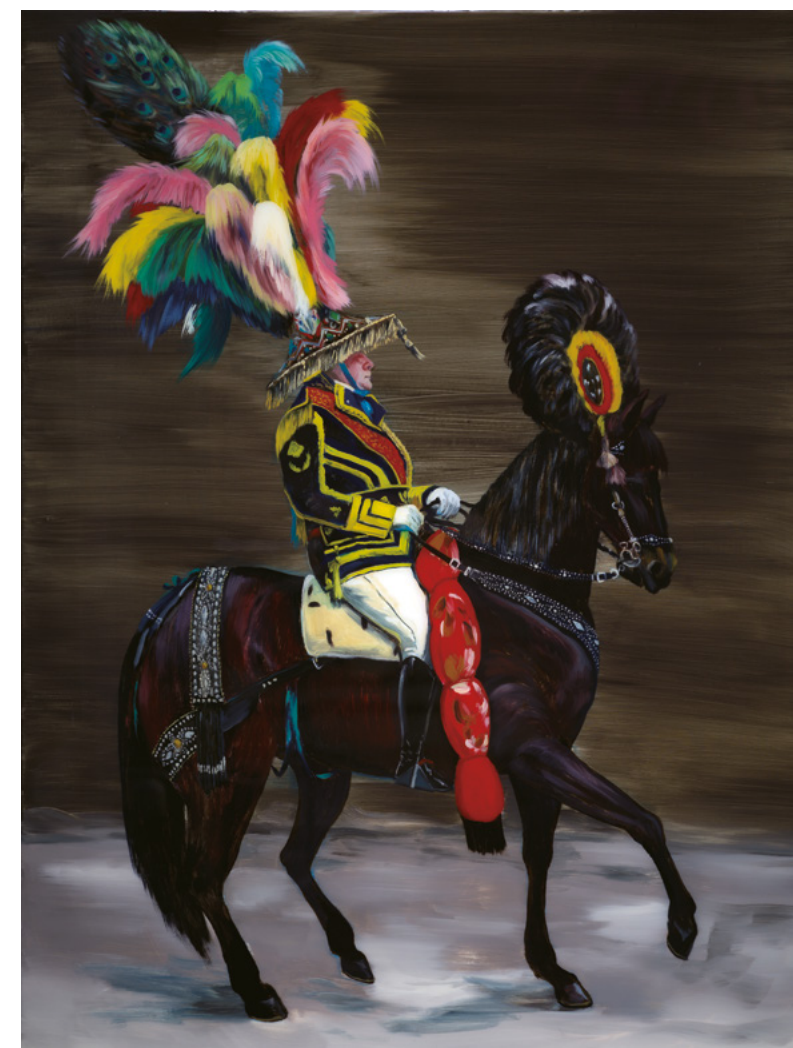
2024年3月，孙逊在个展“消失的马戏团”展厅入口

度的故事用一种艺术风格呈现，包括木刻、油彩、汉代画像砖、细密画等。历经漫长的制作过程，孙逊已推进至电影第二章——用油彩呈现的“鲸邦”。而《马戏团枭雄》则是孙逊在构思这部个人史诗级电影时产生的价值思考，其中的内容也与“鲸邦”相互呼应。

坐在台阶上观看这部巨大的动画电影：一封来自异时空的信件出现在眼前，它与马戏团中各类动物产生了荒诞的对话。动物仿佛具有了人的行为与思考能力，而人的行为却变得异常怪诞，动物与人的地位发生了置换，走向平等，甚至消弭边界。既能看到白天又能看到黑夜的猫头鹰，雕梁画栋却空无一人的红色大剧场，如同具有灵魂的金色火苗，把纸牌玩得翻飞的魔术师，头戴羽毛高冠、手舞足蹈的萨满……华丽的影像闪回着，面对纵深的时空与广阔的现实，人类的故事似乎在缩小。

最近几年全球病毒肆虐，让艺术家感觉世界仿佛变成了“马戏团”，马戏团在消失，而人们在遗忘——影片里唯一出现的真人影像，是5个孙逊各自拿着一份稿纸，认真地朗读“遗忘”一词的释义。孙逊说：“艺术家像是一个提问者，他生活在这个时代，对当下总是存在种种疑问与困惑”，最终，要用艺术的方式“喊”出来。

《神论下的表演》，2022，布上油画、树脂，120×90cm





气势恢宏的展览现场，左侧为动画短片《马戏团英雄》

孙逊于1980年出生于东北小城阜新。80年代的中国已经进入经济改革的全新阶段，但孙逊生活的东北老矿区的发展还略显缓慢。大喇叭里广播着缺乏活力的宣传语，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制服，市场经济发展滞后……这些情景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有着巨大的疏离。而在中学阶段就离开家乡来到杭州求学的孙逊，面对如此巨大的时代冲击，无法不吐露他的困惑与苦闷。这也决定了他作品中最迫切想要面对的问题：中国要记住哪段历史，又在哪段历史中生存？

2001年，还在中国美院附中读书的孙逊便以希区柯克的小说《麻醉剂》为剧本，拍摄了第一部影像作品《拔牙》。2005年，从中国美院版画系毕业的孙逊留校执教，半年后便在杭州创立了π格动画工作室。曾经当过木匠的父亲亲手刻下工作室的铭牌，至今仍陪伴着这个“既有秩序的破坏者”努力前行。

2009年1月，孙逊辞掉美院教职，脱离体制，带着11人的团队离开杭州，来到当时文化更为活跃的北京，在黑桥租下了10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，要做“更激动人心的作品”。

差不多每十年，孙逊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。在北京的第一个十年，他投入近500万元，耗时4年，做了时长27分钟的《21克》，实现了他理想中的实验短片。2019年，他启动了长部电影《魔法星图》的制作，片长计划90—120分钟。这个项目资金消耗之大，创作周期之长，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。如果说，这个时代还有想要移山的愚公，或者挑战风车的堂吉珂德，孙逊应该能算一个。他偏爱杨·史云梅耶(Jan Svankmajer)、亚历山大·彼德洛夫(Aleksandr Petrov)、威廉·肯特里奇(William Kentridge)，“他们做的是会让人激动的伟大作品，而我看到的大部分影片都不是那样的”。

人们喜欢反复探究出现在孙逊作品中的魔术师、猫头鹰、乌鸦、蚊子、骷髅等形象背后的隐喻，而孙逊会说，不必“着相”，“形象”并不重要，无论诗歌还是绘画，重在“得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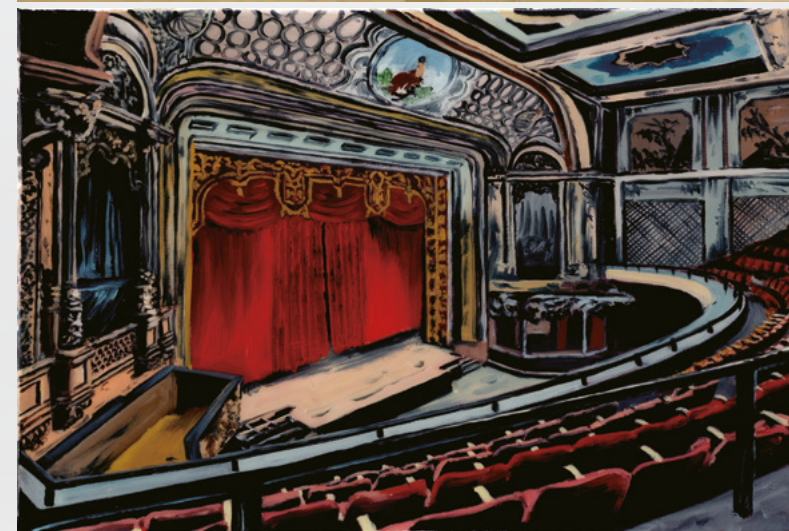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火焰中的鼓声》，2023，木板上油画、树脂，60×45cm

意而忘其言”。但他作品中的风格和技术又是纷繁芜杂的，兼具艺术史与文化史的视角。木刻、水墨、波斯细密画、画像砖、瓷器等技艺都汇聚到他的手中，形成其独有的动画语言，而宇宙的“有限与无限”“可知与不可知”是他最终要挑战的风车。

如果没有到孙逊的工作室参观，常人难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动画居然大部分都是人手绘制的。在他的动画里，1秒内一般包含12—20个动画帧，每一帧都是手绘的。动画影像的创作与电影的制作难度无异，在制作的前期涉及剧本打磨、人物角色和场景设计等复杂的工作。在大量动画帧创作的同时，孙逊会对影片主旨进行特定创作，此类作品往往以超大尺幅来呈现，其中包含丰富的故事情节以及核心动画角色。工作室有一套清晰的流程，通常由孙逊完成剧本、场景、人物的设定，接着他自己将影片的主要部分手绘出来，其余的分帧则交由团队成员去执行。难以想象在“复制”已经过时、人工智能正在生猛登场的时代，一个动画工作者还在用手工创作。

到目前为止，孙逊创作了20多部动画，加起来总时长超过300分钟，填充其中的，是不计其数的绘画手稿、木刻版画等。他的工作室里曾挂着4个人的肖像——达芬奇、尼古拉·特斯拉、拿破仑和希特勒，“他们打开了世界的边界，可能他们释放出的是魔鬼，但艺术家就需要这样去工作”。



上图：《庆典之后》，2022，布上油画、树脂，200×300cm（两联）；  
下图：《大剧场（侧面）》，2020，布上油画、树脂，30×40cm



如同梦境一般的油罐艺术中心展厅入口

### 为什么要用“消失的马戏团”作为展览主题？

这是我的一种体验。实际上马戏团并没有物理消失，它只是消失在我的记忆中——马戏团空了。生活中的一些突发事件，会将某种感受放大。在稳定的生活状态中，你无法产生这种感觉，认为自己目前的生活是理所应当的，就好像当我们很健康的时候不会觉得健康重要。事实上，世界上没有理所应当的事情。

### 马戏团显然是一个隐喻，它指向什么？

人间就是马戏团。在我们制定的规则中，我们按部就班地生活。你不想按照这个规则行为，是不被允许的。每天上班打卡就是一场“马戏”。马戏团里的老虎想钻火圈吗？它不想。它与人类一样，都是规训的产物。

### 猫头鹰在你的短片中是一个耀眼的主角，为什么对其如此偏爱？

在我的认知中，猫头鹰可以同时看到光明和黑暗，这与它的眼睛结构有关。它的两个瞳孔是可以分别独立观看的，能同时看到亮处和暗处的物体。在漆黑的夜晚，猫头鹰的夜视能力更是人类的100倍以上。那么反观人类自己，我们常说，“灯一开，我什么都看见了”。这并不严谨。你只是看到了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没有看到，比如这个屋子处于绝对黑暗的状态你能看到吗？从事分子生物物理研究的西湖大学校长、中科院院士施一公研究“暗物质”，他谈到科学家们始终无法解释

“人的意识”的物质存在，那就是一种“暗物质”。事实上，人类已知的物质的质量在宇宙中只占4%，其余96%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是人类根本不知道的，这些部分就被称为暗物质和暗能量。人类看不见暗物质，也看不见紫外线和红外线；如果不借助工具，也看不见微观世界。所以，眼见未必为实，平行时空也极有可能存在。

人类对声音的感知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人耳能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为20—20000赫兹，频率低于20赫兹或者高于20000赫兹的声音，正常人都是听不见的。

是的。我们能听到的是“人籁”，“天籁”我们无法听到。但自然界的生物不一样，它们能听到、看到很多人类感官无法抵达的世界。比如我们吃的皮皮虾，它的眼睛能看到16种原色，但人只能看到3种。你说谁看到的世界更真实？

《论语》说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，孔子不语，并不代表怪力乱神不存在。施一公说的暗物质占据宇宙的大部分，这些眼睛“看”不到的部分，只有用“心”去“关照”才能“看到”，这是我的世界。所以，我的作品想表达的并非“可见”，而是“不可见”的部分。如果说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，“马戏团”就是“一叶落”，而我想说的是“天下秋”。

除了猫头鹰、魔术师等意象以外，这次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意象——萨满。

是的，萨满是很喜欢的一个形象。我出生在东北，萨满在中国北方尤其是黑龙江和内蒙古很常见，在俄罗斯、蒙古也都存在，他是通古斯文明中的一个很重



## interview

### Noblesse 对话 孙逊

1 右侧为动画短片《马戏团枭雄》，5个孙逊正在朗读“遗忘”一词的释义；2《通古斯的流星》，2023，布上油画、树脂，200×300cm；3 孙逊在其长达12米的大型油画作品面前

要的部分。在通古斯语里，萨满就是巫师的意思。通古斯文明认为万物有灵，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，而非主宰者，萨满就是人类与自然沟通的桥梁。这与现代人的世界观完全不同。我小时候听奶奶讲过很多关于萨满的故事，对此有所了解，画起来特别有感觉。

学术界认为艺术的起源来自原始巫术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艺术家做的事情与巫师有几分类似——他在与世界沟通那些未知的部分。他通过“可见”的作品，表达“不可见”的世界。

### 看起来你同时在用自然科学和原始文化解释世界。

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。我们国家在贵州锦屏山挖了一个全世界最深的洞，在地下2400米建了科学实验室，就是为了研究暗物质和暗能量。事实上，客观地说，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强大，但是我们依然遇到大量无法解释的现象，也无法解释我们自己。比如你如何解释量子力学里的“波粒二象性”？如何解释“双缝实验”？

### 在你看来，当下艺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？

我认为艺术的重要问题一直存在，并不只是面对当下才被提出来。艺术一直面临着如何突破现实世界形式的问题，是否对认知和理解这个世界有所贡献，而全球病毒肆虐只是让这个问题更明显了。

### 面对“空的马戏团”，面对全球性病毒灾难，艺术家能做什么？

人远比病毒可怕得多，轮回就在人间，发生在历史当中。艺术对于病毒和现实而言，显得很苍白。现实太激烈，而艺术太过温和。

2020至2022年可能是我的低谷，我所有的计划没有一样可以顺利实施。但我最有成就的状态可能也是那个阶段，我知道如何调整心态，应对外部世界，而且当时我正在创作的作品一点都没有被耽误。可以说，我看待自己的状态就像观看电影一样，我是主角，演绎自己的人生，同时又是观众，没有比这样的电影更精彩了的。我认为这对于每个人而言都非常重要。

### 你为什么要从从事艺术创作？

艺术家的工作更像是提问者，生活在当下，对当下存在许多判断和疑问。但是他最初的问题一定来自童年，他独一无二的生命底色是童年奠定的，这甚至决定了他的作品的风格，例如奇幻、叙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。我喜欢精炼的形式，说明的部分较少，诗性的部分较多。我选择当艺术家，是因为艺术始终让我保持好心，它给人破坏既有世界的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而且这种方式比较温和。

此外，艺术家还要同时具备指向当下和指向未来的两种能力。指向当下更侧重具体的能力，指向未来着重于想象力和创造力。但这种想象和创造不是想象出一个什么，把它画出来，而是一种能够颠覆认知、改变世界的能力。

